

我的母亲

□张明

我的妈妈是个急性子,这也许和她年轻时事太多有关吧,那时候父亲开了一个小厂子,为了我们兄弟俩的未来,爸妈都很拼,特别是我的妈妈,不仅要照顾家里3个男人的饮食起居,还得烧一顿厂子里十几个工人的午餐,已经很忙的她居然还有时间打理门外那一亩三分地。那时候的妈妈做事是多么的快,快得让我们兄弟俩都以为,妈妈是万能的,我们想吃啥,只要回家说一声,妈妈,我想吃啥啥,基本最多一小时后,我们就能吃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印象中,我的妈妈是一个坚强的人,坚强到让我们都感觉不到她的温柔,她个子不高,但总是忙忙碌碌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,我们觉得她做事情慢了,也许是在外婆外公相继去世之后吧,妈妈变得慢了下来,平常做事很快的她,也会叫我们来帮忙,以前一个人就能擀的饺子皮,都由我们兄弟俩来代劳,我问他,您是擀不动了吧,他总是回答道:是呀,忙了一辈子了,也该享享福了。可她所谓的幸福是啥呢?我们工作都忙,她还是帮我们烧饭,洗衣服,换床单,现在还得听孙女儿的指挥,烧她喜欢吃的菜。我们也就帮擀个饺子皮,偶尔帮忙洗洗碗,拖拖地……这就是她眼中的享享福。可我也是为人父亲的人了,知道我妈的心思,我能忙得动,能帮你们点就帮一点吧,这不和我一样吗?能多给女儿一点就多给一点。

都说父母在,人生还知来处,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林志炫的《Miss mama》唱出了天下妈妈的心思,女本柔弱,为母则刚,妈妈的爱是最无私的,孩子的未来一点点在展现,妈妈的未来一点点在缩减。我第一次觉得妈妈像小孩子是前天,我正坐在那抽烟,妈妈出来晒衣服,看着我,你坐下来的时候,挺像外公的,我调皮地转过头,对我妈说,叫爸爸!我妈听到后,笑得像个孩子,硬是要我帮她烧一顿饭,我欣然答应,心里想着,我妈也有像孩子的时候啊,我知道她是想外公外婆了,虽然嬉皮笑脸地烧了顿午饭,可深夜的时候,我想着想着却哭了。是呀,妈妈也是外公心里的小情人、小棉袄。

最近流行的一部电视剧《人世间》,道尽了人世间的沧桑岁月。难忘的是主题曲:祝你踏过千重浪,能留在爱人的身旁,在妈妈老去的光阴,听她把儿时慢慢讲,也祝你,不忘少年样,也无惧那白发苍苍,若年华终将被遗忘,记得你我,火一样爱着,人世间,值得!孩子们都是妈妈们的种子,让我们在妈妈的呵护下,一生向阳,在这片祥和的土壤上,随万物一起茁壮成长。

市井生活

开车是一门手艺。十多年前,我突然想学这门手艺,但一直有点怕。传说中的教练都很凶,喜欢骂人。做老师的脸皮薄,经不起骂,索性就拖着不学了。

做老师自己骂人的也不在少数,中国的教育者和学生本来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。教者拥有教的权力,高高在上,学生求学,处于劣势。教师骂两句,学生敢怒而不敢言。但我不骂学生,原因有二:一是我认为我们是平等的,二是骂人有损自己的德行。

人生就是这样巧,一名姓刘的汽车教练儿子刚好考上了我们学校,有点小激动,找我打听学校的情况。我事实上真的也帮不上他什么忙,他儿子不在我班上,也不需要我费什么心。但他一次次真诚热情地问我,我也一次次真诚热情地回答他。开学不久,我跟老婆说,就跟他学车吧。两人一拍即合,一起去学,他一天到晚笑呵呵的,总不至于骂我们吧!

打电话跟刘教练说,我们想学车,教练很开心,亲自驾车到学校来接我们俩去报名。我准备上车,刘

生活感悟

老宅翻建

□宋永胜

再回老家夏仕桥李家埭,老宋已是古稀之年。自从退休去了大城市和儿女在一起后,老宋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靖江乡下。疫情管控期间,老宋就蜗居在大城市。

解封当年的清明,老宋就急不可耐又回到了阔别的老家。三年没回,老宋仔细端详这位故人,两眼起了一层薄雾。

村东到村西,已经丝毫没有了童年、少年、青年,甚至中年的模样,记忆里的村庄却依旧清晰可辨。烂泥路面二尺左右宽,紧挨着路面最早的是茅草屋,阴暗局促,后来是干净的土坯,再到接二连三的青砖瓦房,时不时有了一栋两栋的二层楼房、三层楼房……就在这变化中,照见屋顶茅草的主餐糝子粥也变成了荤素搭配,螺蛳炒韭菜、长鱼炒洋葱……

现在,老宋站在村口,一眼望去,五六米的黑色路面一直延

伸开去,路面中间画上了三条彩色的实线,宛如彩虹落人间。路面的一侧依偎着长长的绿化带,绿化带里是规格整齐的草坪。另一侧,家家户户开辟了清一色的小型花园,七彩的木质栅栏,煞是好看。村后是条河道,如今旧貌换新颜。河水清澈,倒映着岸边的绿树。两岸谷坡绿化全面覆盖,“健康步行道”五个字赫然立在村头,一条文化长廊就在鹅卵石路面朝着村子深处铺开……

“老宋,我烧了2条河鱼,你来拿回去。”知道老宋回来了,老同事大刘打来电话。

“嫂嫂烧了几条河鱼,你来拿两条。”没过几分钟,老表也来了电话。

生活条件变好了,身处美食之乡,老宋的口福不错。靖江是三四线小城,但小城用她的美食把老宋治得服服帖帖。退休后那几年,日子更是有滋有味,江鲜河豚、刀鱼、陈土菜汤包都是

飞入寻常百姓家,更不必说香沙芋、蟹黄粉皮、季市老酵馒头、孤山桑木桥羊肉……每每到外地,老宋还豪横地提上两盒双鱼肉脯、味巴哥、骥洋美食,就像是展示自己胜利的战果一样。

平民百姓能烧河豚?老宋还是非常惊奇。“这是橘黄!”老宋瞪大眼睛,不敢相信。

“放心吃,没有毒,人工养殖。”老表误以为老宋担心安全。

“来,知道你回来,我特意找到2瓶金波酒,拿回去喝。”还有香橼果粒,给侄女喝。难得回来,尝尝家乡的味道。”见到表弟,老表也是激动。

中年不知靖江亲,白头方觉故乡好。老宋下定决心,马上把老宅翻建一下,就把余生交给这世外桃源。

赶工期,等外甥女暑假回老家来避暑,再好好饕餮一个酷暑屋里香龙虾。一大家族,一大桌菜,其乐融融。

望江亭上

清明乐事

□顾祥明

连续几天的阴雨,本以为清明节这天又是一个“雨纷纷”的日子。可当我被清脆的鸟鸣声唤醒时,打开窗户,我看到的却是一片清澈明朗的天空。

洗漱之后,走向菜市场。这时,太阳已跃过地平线,阳光透过云层,把大地染成一片金黄色,仿佛是天空的温柔笑意。

买菜的菜单前一天晚上就已开列在心里了,因为家里会有十多人用午餐。我想象着,如果祖父母、父母们都还健在,他们看到曾孙、孙儿和儿女等晚辈们都回家了,会开心成什么样儿。不过,即使他们已远在天堂,如果真在天之灵,知道晚辈们在这一天都团聚在一起,相信他们也一定会喜上眉梢的。我边走边想着这些的时候,先人们当年每遇开心事时的音容笑貌,就浮现在脑海里,内心禁不住乐了起来。

荤的、素的、时令的、必买的(如豆腐,据说就是祭祖必需),一股脑儿买了十几样。买菜的过程中,遇到好几个久违的老熟人,少不了简单聊几句。嘘寒问暖中,对对方多了一些近况的了解,让自己收获几句贴心的关切,也给彼此带来了几分偶遇的欣喜。是啊!这些年,由于身体的原因,长年在外地与孩子们生活在一起,难得回家乡,更难得遇到他们。久别重逢,怎能不心生欢乐?

把菜送回家后,想去买几只“某记包子”。这包子以前吃了几十年,这些年在外依然还是心心念念。买包子的人很多,都簇拥在升腾着热气、散发着香气的蒸笼旁。乡亲们不像城里人,摊位前只要有两个以上的顾客,就会很自觉地排队。我站在人群外围,静静地等着,希望能等到买到包子的顾客散去后不再再添顾客。可事与愿违,顾客是走了一个又新增一个。我不想再这样等下去了。可就在我转身离开刚走了几步的那一刻,突然有人叫住了我。是老板!老板大声说,看我等好长时间了。他就问其他顾客说,能不能让我先买。想不到顾客都一致回应说“可以可以”“应该的应该的”。于是,我很顺利地买到了包子。包子还没吃到嘴,一种被厚爱、被礼遇的喜悦感,已经在我心里荡漾开了。

用过早餐,与妻子一起开工做午餐。朋友打来了电话,他直接跟我说:“在家里吗?我马上就过来。”彼此太了解啦,朋友就知道我肯定这时会在老家的。很快,他就到了,带来了甲鱼和黄鳝。我这个“老手下”一看就知道,鱼都是野生的。我问哪里弄到这样的“野货”,他说,如今生态好了,河水清了,这些小时候才有的家乡水产又都复生了。你放心,都是在内河里捉的,不在长江禁捕之列,知道你要回来,早就准备好了要让你尝尝鲜。我们就这样说着笑着。道别之时,老朋友送来的情谊,让我心里乐开了花。

陆陆续续,家人们都在午餐前聚齐了。先是在家中祭奠,短暂的肃穆之后,就是一大桌人的海阔天空,谈笑风生。是啊!平时都分散在不同的城市,即使是春节,也很少相聚;而恰恰是这清明节,是共同的先人那神奇的凝聚力,让晚辈们在这一天汇集在一起。

午餐之后,就是举行这一天最庄严神圣的仪式——公墓祭拜。一大家子人,浩浩荡荡,来到了我前一天就敬献了花篮的祖先墓前,默哀,跪拜。此刻,生者在缅怀和追忆之中的哀伤是肯定的,而黄土之下的逝者会是怎样的心情呢?我想他们此刻,一定会为代代传承、香火延续的后辈们的安好和富足而放心,而欣慰,而含笑九泉。因为我知道,纵然阴阳两隔,一家人心应该都是相通的。

是啊,何必必要悲悲戚戚,也不必凄凄惨惨,如果活着的人能清正、清醒、明事、明理地活着,就是对逝者最“清楚明白”的告慰!在离开墓地的时候,我回首林林总总成千上万座汇聚在一起的墓碑,再看看身边一个个虔诚而来,释然而去的行人,不禁又会心一乐——原来呀,时代变了,人间变了,纵然可能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,也很难再现当年的杜牧笔下那“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的凄楚情景了。

原来呀,清明,也有乐事!

书画欣赏

山居秋暝(国画)

□陶鸣



跟着刘教练学车

□鞠东平

教练却坐在副驾驶位置上。我正疑惑,刘教练笑呵呵地说:“上车,你开到西环车管所去。”

我有点尴尬,以前从来没碰过车,怎么点火启动,哪是油门,哪是刹车,一窍不通。我急红了脸,他却依不饶,一定要我上来开车。硬着头皮上了车,在他的指挥下踩刹车、点火,可怎么也点不着。最终还是在他的协助下点着了火,然后按照他的要求,轻踩油门。脚有点不听指挥,踩重了,车猛往前窜;自己吓得不敢,他说:“你喜欢前面的美女?硬往人车屁股上扑!”于是我只敢稍微点点油门,龟速蚁行。他打趣我:“你怕把蚂蚁压死?”一会儿压线了,他说:“你是螃蟹啊,横行霸道,以后不要说是我教你的。”第一次“练车”,我就把教练车从单位门口开到西环车管所,而刘教练硬生生地把教一个新手练车变成了包袱不断的单口相声。渐渐地,驾校规定的学车流程越来越严格,估计没哪个教练敢像刘教练一样操作了。

其实刘教练是深谙教育之道的:实践是最好的学习,纸上谈兵永远不如跌跌撞撞地摸索实践。

报完名,本来要买科目一考试的书。刘教练说,不要买了。他从后备厢里拿了两本书给我们。“你们做先生的,科目一不成问题。”他笑着跟我们说。我那时候有点猴急,说:“那您就早点帮我们报考试,科目二也早点学。”刘教练仍笑呵呵地答应了:“你们什么时候没课,有空我们就练。”我想了想,第二天上午就有空。

第二天早上,刘教练如约而至,在校门口笑呵呵地等我们。我有点不好意思,跟他说:“你忙,不要接我们,我们自己去就好了。”他说:“没事,我就租住在学校门口,顺路的事情。”从此,我们跟刘教练学车,听他的有关开车的单口相声,直到考完所有科目。

有人提醒我,要请教练吃饭的。于是我郑重邀请教练吃饭,可他总是推托说有事。直到有一天,他突然打电话给我,问我可有空,一起去虹桥头吃羊肉。我激动不已,如约而至;他却带了酒,跟我说吃他的,下次吃我的。我寻思着喝完酒,我去把账结了,没想到他吃饭之前就已经付过账了。吃晚饭,我们打

车回家,他说:“喝酒不开车,开车王八蛋!”哈哈,吃个饭还顺带给我上了一课。

驾照已经拿到十多年,我现在还欠刘教练那个下次的一顿饭呢。

刘教练的儿子后来考上了一所很牛的大学。我相信,他的教育不仅适合他的学员,也适合自己的儿子。我也相信,他肯定从来不骂他的儿子,因为他从来不向我打听孩子的分数,也从不为孩子考多少而焦虑。他说:“急什么啊?孩子生下来就自带饭碗的,急也没用。再说,考到你们学校,等于饭碗上加了个金边,更不用愁了。”哈哈。省靖中只是在孩子饭碗上加了个金边,这是我第一次听说。想想也有道理,这金边对吃饭没什么用,但绝对好看。

刘教练人好,又不屑于汽车教练的“生财之道”。前几年遇到他,他告诉我,儿子快毕业了,要成家要买房,压力太大,但做一个老老实实的教练又赚不了几个钱,他现在改行卖车了。

祝老老实实在刘教练生意兴隆,早日梦想成真!